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小人物，怎么办？

[德] 汉斯·法拉达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人物，怎么办？

[德] 汉斯·法拉达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怎么办? / (德) 汉斯·法拉达著; 刁承俊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6072-3

I. ①小… II. ①汉… ②刁…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3227 号

Hans Fallada

Kleiner Mann – was nu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策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封面绘图: 杨 猛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小人物,怎么办?

〔德〕汉斯·法拉达 著

刁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总发行所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33,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72-3/I·4846 定价: 39.00 元

目 录

序 幕 无忧无虑的人	1
第一部 小城	31
第二部 柏林	113
尾 声 一切都在继续	327
导 读	367

序 幕

无忧无虑的人

皮内贝格得知小绵羊的一些新情况，

然后作出一项重大决定

现在已经四点过五分了，这一点皮内贝格刚刚才发现。这个小伙子长相秀气，一头金发。这时他正站在罗滕包姆街二十四号门前等候。

现在四点过五分！而皮内贝格和小绵羊约定的时间是三点三刻。皮内贝格重新把表揣进口袋，仔细地 looking 嵌在罗滕包姆街二十四号入口处的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

妇科医生泽萨姆大夫

门诊时间

9:00—12:00, 16:00—18:00

“现在已经四点零五分了！再有一支烟的工夫，小绵羊马上就会在拐角处出现。算了吧，如今做这种手术已经够贵的了。”

他的目光离开了牌子。罗滕包姆街只有一边有房子，在行车道的那一边，也就是绿化地带和码头那边，是斯特热拉河。这儿离波罗的海不远，在接近入海处的地方，河面很宽。一阵轻风从河面吹来，灌木枝条摇曳，树叶沙沙作响。

“要是有一种住宅就好了！”皮内贝格想。“这个泽萨姆肯定有七个房间。可能他挣的钱不少，他房租要付……两百马克？三百马克？呵，究竟多少，我可不知道——四点十分啦！”

皮内贝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盒，取出一支烟点上了。

小绵羊在拐角处飘然而出。她穿着白色的百褶裙和生丝上衣，没戴帽子，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喂，你好，小弟，实在没法更早了。生气了吧？”

“一点也不。不过——我们只好坐着等啦。我等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三十个人进去了。”

“他们不会都去看病的，何况我们已经挂好号了。”

“你看，我们事先挂号，挂对了吧！”

“当然挂对了。你的话总是有道理的，小弟！”在楼梯上，她双手捧着他的头，拼命地吻他。“啊，上帝！又见到你了，小弟，我真幸福。你想，大概有两个星期没见到你啦！”

“是呀，小绵羊。”他回答道，“我也不会再嘟嘟囔囔了。”

门开了，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有一个白色的幽灵叫道：“医疗证！”

“请您让这个人先进去吧，”皮内贝格说，一边把小绵羊推到自己前面，“我们是私费看病。我已经挂过号了。我叫皮内贝格。”

听说是“私费”，那个幽灵便举起手，把前厅的灯打开。“大夫先生马上就来，请稍等一下。请从那儿进去。”

他们从一扇半开着的门前走过，朝另一间房间走去。这半开着门的房间大概就是普通候诊室吧。里面坐着大约三十个人，他们都是皮内贝格刚才亲眼看着进来的。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们俩，房间里响起一阵嘈杂声。

“没有这种规矩！”

“我们早就来啦！”

“我们交疾病保险金干什么？！”

“这些花花公子也并不见得比我们强。”

护士走到门口：“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大夫先生被吵得没法看病了！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他们是大夫的女儿和女婿，是不是？”

皮内贝格得意地笑了笑，小绵羊赶忙走进另外一道门。一时间便鸦雀无声了。

“快走！”护士低声说着，把皮内贝格推到自己前面。“这些享受疾病保险的病人都是很一般的。他们还以为，疾病保险机关支付的那一点

点钱好像有很多似的……”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小伙子和小绵羊来到了一个铺着红色长毛绒地毯的房间里。

“这肯定是他的私人会客室。”皮内贝格说，“你喜欢吗？我觉得这太老气了。”

“我感到很可怕。”小绵羊说，“平常我们也是享受疾病保险的病人呀。听听吧，这些人在医生面前会怎样议论我们！”

“你干吗动气呢？”他问道，“情况就是这样。对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这使我感到气愤……”

门开了，另外一个护士走了进来：“你们是皮内贝格先生和夫人吗？大夫请你们稍等一下。现在可以填报一下你们的履历吗？”

“请吧。”皮内贝格说。护士接着问道：“多大年纪？”

“二十三。”

“叫约翰内斯。”

停了一下，皮内贝格又说：“会计员。”

语调变得流利了些了：“一贯健康。除了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外，什么病也没有。就我所知，我们俩的身体都健康。”

语气又结巴起来：“对，母亲还在。父亲嘛，没有了，已经过世。我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死的。”

然后是小绵羊……“二十二岁——叫埃玛。”

她吞吞吐吐地说：“娘家姓默尔舍尔——身体一贯健康。父母双亲都健在，身体很好。”

“请再等一下，大夫先生马上就空了。”

“问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房门重新关上之后，皮内贝格喃喃着，“我们在哪儿……”

“你不愿意说是会计。”

“那你也不愿说娘家姓默尔舍尔呵！”他笑道，“埃玛·皮内贝格，人称小绵羊，娘家姓默尔舍尔。埃玛·皮内……”

“你安静点吧！我的上帝！小弟，看来我说什么也没指望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又来啦，这件事怎么老使你……你事先又不……”

“可我……小弟，在市政厅市场上的时候，为了那十芬尼，我就动了气。可是，在我动气的时候……”

“所以，小绵羊，你就克制一下吧。要是你刚才真的……”

“小弟，我不得不……”

“请。”一个声音说道。泽萨姆大夫出现在门口。在这个城市和省区，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这位知名大夫，说他待人厚道，有些人还说他心眼好。不管怎样，他写了一本关于性问题的通俗小册子，正因为如此，所以皮内贝格有勇气给他写信，并且敢于和小绵羊一道来找他。

这位泽萨姆大夫站在门口说：“请！”

泽萨姆大夫一边在写字台上找信一边说：“您给我写过信，皮内贝格先生。因为生活不宽裕，您还不想要孩子。”

“是的。”皮内贝格说，同时显得非常尴尬。

“请您把衣服解开。”医生对小绵羊说了一句，然后又接着说，“现在您是想了解一种绝对安全的预防措施。是呀，一种绝对安全的……”他微笑着，在他的金丝边眼镜后面，露出一种怀疑的目光。

“我在您书里看到，”皮内贝格说，“这些子宫套^①……”

“这些子宫托，”医生说，“不错，不过它不是对每个妇女都适用的。另外，使用起来也有点麻烦。您太太是否能够……”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她已经脱掉了一些衣服，不过还只是脱掉上衣

① 子宫托的讹称。

和裙子。她站在那儿，腿儿修长，显得很高。

“现在我们到那边去吧，”医生说，“年轻的太太，做这种检查，上衣倒用不着脱。”

小绵羊羞得满脸通红。

“您就把衣服放在这儿吧。您过来！皮内贝格先生，您稍等一下。”

医生和小绵羊走进隔壁房间。皮内贝格目送着他们。泽萨姆医生的个子还没有这位年轻太太的肩膀高。皮内贝格再次感到，她看起来真漂亮，简直可以说是绝色佳人。他在杜克罗夫工作，而她却在这儿，至少也要两个星期才能见上一面，所以他总是欢天喜地的，对她非常喜爱。

他在隔壁不时听到医生轻声地问着什么，还听到手术器具碰着盘子时发出的响声。他从牙科医生那儿听到过这种响声，这是一种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的声音。

这时，他吓了一跳。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小绵羊的声音——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差不多是在叫：“不，不，不！”接着又叫了一声：“不！”然后声音就小了，不过还是听得见：“噢，上帝啊！”

皮内贝格向前走了三步，到了门口——怎么啦？会出什么事吧？他曾经听人说过，像这样的医生，都是一些好色之徒……可这当儿泽萨姆又说话了。他讲的话，皮内贝格一点也听不懂。接着又响起了手术器具的叮当声。

然后，好长一段时间鸦雀无声。

现在大概是七月半了，正值盛夏季节。外面阳光灿烂，天空湛蓝。有几根树枝伸进窗内，在海风的吹拂下，频频摇曳。皮内贝格不由想起他孩提时期唱过的那首古老的歌曲：

吹吧，风儿，吹吧，风儿，

别吹走我孩子头上的帽儿！

请轻轻吹拂我的孩儿，
吹吧，风儿，吹吧，风儿！

候诊室里的人在交头谈论。他们感到很无聊。你们那样的忧虑但愿我也有，你们那样的忧虑……

医生和小绵羊出来了。皮内贝格惶恐不安地向小绵羊瞥了一眼。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是恐惧把它撑大了似的。她脸色苍白，不过却在冲着他笑。开始时只是一丝微笑，接着整个脸上都布满了笑容，可以说是笑逐颜开，满面春风……医生站在屋角洗手。他斜眼瞅着皮内贝格，急促地说：“皮内贝格先生，避孕已经为时太晚，没指望了。我估计，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皮内贝格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这真像是当头一棒。他急忙说：“大夫先生，这不可能！我们非常注意！绝对不可能！小绵羊，你自己说呀……”

“小弟！”她说，“小弟……”

“情况就是这样。”医生说，“绝对不会错。请相信我吧，皮内贝格先生，孩子对于任何一种婚姻都是好事。”

“大夫先生，”皮内贝格说，嘴唇在颤抖，“大夫先生，我一个月只挣一百八十马克呀！我求您，大夫先生！”

泽萨姆大夫显得十分困惑。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明白，这种话他每天都要听到三十次。

“不，”他说，“不。您别一开始就求我做那样的事情。根本就谈不到这个问题。你们俩都很健康，而且你们的收入也并不少，并不——少嘛。”

“大夫先生！”皮内贝格急了。

小绵羊站在他身后，抚摩着他的头发：“算啦，小弟，算啦！一切都会好的！”

“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皮内贝格脱口而出，接着又沉默不语了。这时，护士走进来了。

“大夫先生，电话。”

“您看，”医生说，“您要留神，您会感到高兴的。孩子出生以后，您马上来找我，我们好采取预防措施，别靠喂奶的办法避孕。就这样吧……鼓起勇气，年轻的太太！”

他同小绵羊握手告别。

“我想现在就……”皮内贝格说，随手掏出自己的钱包来。

“哦，对啦，”医生已经到了门口，他又回头看这两个人一眼，随口说道，“好吧，护士，收十五马克。”

“十五马克……”皮内贝格把声音拉得长长的，看着房门说。泽萨姆大夫已经走了。皮内贝格找了半天，才取出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他皱着眉头看着护士开发票，然后接过了发票。

他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神情：“这笔钱我还可以在疾病保险机关领到的，对吗？”

护士先看了他一眼，然后才看着小绵羊。“妊娠诊断，是吗？”她根本不等别人回答，接着又说，“不，保险机关不会补贴的。”

“过来，小绵羊！”他说。

他们慢慢走下楼梯。在楼梯拐弯的地方小绵羊停了下来，用双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别这样难过！别这样！一切都会好的。”

“对，对。”他若有所思地说。

他们沿着罗滕包姆街走了一程，然后就拐到美因茨大街。这里高楼相接，人如潮涌，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晚报已经出版，没有人注意他们俩。

“这个家伙说，收入并不少，然后就从我这一百八十马克当中拿走了十五个马克，这帮强盗！”

“这笔钱我会弄到的，”小绵羊说，“我会弄到的。”

“你得了吧！”他说。

他们从热闹喧哗的美因茨大街拐到克吕姆佩尔路，到了那里四周就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小绵羊说：“现在，有些事情我可明白了。”

“怎么啦？”他问道。

“没什么，只是早上我老感到不舒服。这简直可笑……”

“你大概感到月经要来了吧？”

“在这以前，我倒是老想会来的。可是，谁又会马上就想到这种事呢？”

“他可能弄错了吧？”

“不，我不相信大夫会弄错。事实确实如此。”

“可是，没看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呀。”

“不，我不信……”

“别吵！你听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可能，什么都可能！”

“也许月经明天就会来的，到那时我就要给这个家伙写封信……”
他沉浸在沉思之中，就像自己是在写这样一封信似的。

走到克吕姆佩尔路的尽头，来到赫贝尔街。这条街上有漂亮的榆树，整个下午他们俩就在这街上漫步。

“那十五个马克我以后还会弄回来的。”皮内贝格突然说。

小绵羊没有回答。她小心翼翼地用鞋掌着地，然后再仔细打量，下一步该往哪儿踩。同过去相比，她的一切行动都判若两人。

“我们到底往哪儿去呢？”他突然问。

“我还要回趟家。”小绵羊说，“我要走的事根本还没有对母亲说过呢。”

“这还要说？”他说。

“小弟，别责怪我！”她恳求道，“我一定得回家看看，八点半我就

会下来，你打算乘哪班火车？”

“九点半的。”

“到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

“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说，“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一辈子都是这样。”

吕琴街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工人街，那儿到处都是孩子，连认认真真地告别都不行。

“别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小弟，”她握着他的手说，“我会弄到钱的。”

“对，对，”他说，试图笑一笑，“小绵羊，你简直是王牌，什么牌都能赢。”

“八点半我就下来，一定。”

“就不能吻一下吗？”

“实在不行，这种事马上就会传开的。勇敢点，勇敢点！”

“那好吧，小绵羊，”他说，“你也别把它看得太严重，一切都会好的。”

“当然，”她说，“我不会失去勇气的，回头见！”

她悄悄地，很快就上了那黑洞洞的楼梯，她那只小手提箱在栏杆上碰得啪啪直响。

皮内贝格目送着她那雪白的大腿。小绵羊已有千百次地离他而去走上这该死的楼梯。

“小绵羊！”他高声大叫，“小绵羊！”

“什么事？”她在上面问道，又从栏杆上俯着身子往下看。

“等一下！”他叫道，然后就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站在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肩膀，“小绵羊！”他说，由于激动而上气不接下气，“埃玛·默尔舍尔，要是我们结婚，情况会怎么样？”

默尔舍尔妈妈——默尔舍尔先生——卡尔·默尔舍尔，
皮内贝格来到了默尔舍尔一家人中间

小绵羊一声不吭。她从皮内贝格手里挣脱开来，轻手轻脚地坐到楼梯的台阶上，用裙子把她那两只大腿遮住。她就这样坐着仰望她的小弟。“啊，上帝呀！”她说，“小弟，你真的要和我结婚？”

她的两眼炯炯生辉。这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蓝中带绿，现在它真可说是光彩熠熠。

这时，仿佛小绵羊一生中所有的圣诞树刹那间都在她身上燃烧起来……皮内贝格想到这里，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好吧，小绵羊，”他说，“我们就办吧。尽快办了，怎么样？”

“小弟，你可别急，我还来得及的。你说得倒也是对的，要是我肚子这个家伙现在就有了父亲，那当然就更好了。”

“小家伙，”约翰内斯·皮内贝格说，“对，小家伙。”

他沉默了片刻，心里十分矛盾，是否该把自己所想到的告诉小绵羊呢？因为他在提出结婚要求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小家伙；他想到的只是在这夏天的夜晚，站在大街上等待自己的女郎，一等就是三个小时，这很不成体统。可是他并没说出这些想法，只是求她说：“起来，小绵羊。楼梯一定很脏，你这条漂亮的白裙子……”

“不要紧，管它的！什么裙子，跟我们都不相干！我真幸福！汉内斯！小弟！”说着她又站起身来投入了他的怀抱。这栋房子也在成人之美：里面足有二十家住户，他们进进出出的都从这个楼梯上走，可这会儿却没有一人打这儿经过。平常下午五点以后，总是人来人往的：挣钱的人回家来，那些家庭主妇匆匆忙忙地去买忘记买的食品和作料。可今天却不见一个人影儿。

皮内贝格抽出身子，说道：“我们一起上去吧——作为未婚夫妇。

一起上楼吧！”

小绵羊担心地问：“你马上就想去吗？现在父母亲对你一点也不了解，我先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这样做不是更好吗？”

“该做的事情，最好马上就做。”皮内贝格解释说，仍不想到街上去，“何况他们肯定会感到很高兴，你说是吗？”

“那——好吧。”小绵羊若有所思地说，“母亲很高兴，父亲嘛——你知道，对他，你可别见怪。父亲喜欢开玩笑，其实，他是个有口无心的人。”

“我对他不会误解的。”皮内贝格说。

小绵羊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厅。在一扇掩着的房门后面，有一个声音叫道：“埃玛，快过来一下！”

“等一等，妈妈，”埃玛·默尔舍尔应道，“我把鞋脱掉就来。”

她拉着皮内贝格的手，踮起脚尖把他引进一间靠院子的小屋，这屋里摆着两张床。

“把你的东西放到那后面去，喏，这是我的床，我就睡在这里。妈妈睡那张床。爸爸和卡尔在对面那个小屋睡觉。来吧——等一等，你的头发！”她慌忙用梳子帮他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

两人的心都在怦怦地跳着。她拉着他的手走过前厅，推开厨房门。一个胖女人驼着背站在炉灶旁边，她在锅里炸着什么东西。皮内贝格见她身穿一件棕色衣服，腰间系一条蓝色的大围裙。

这个女人头也不抬。“埃玛，快到地下室去一趟，把煤球拿来。这事，我跟卡尔可能说了上百次了……”

“妈妈，”埃玛说，“这是我的朋友约翰内斯·皮内贝格，他住在杜克罗夫。我们要结婚啦。”

炉灶边的那个女人这才抬起头来。这是一张棕色的脸，脸上皱纹密布，长有一张很有特性的、伶牙俐齿的嘴和一对明亮、犀利的眼睛。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工人家庭的主妇。